

茅盾文学奖
“五个一工程”奖
“中国好书”获得者
张炜 作品

张炜 致少年

ZHANG WEI ZHI SHAO NIAN

山楂林

张炜 著

穿行在神秘的海边林野

探索万物的心灵世界

这是一位作家探寻文学魅力的发现之旅

这是一颗不老童心「致少年」的成长之书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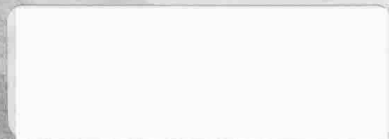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时代出版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张炜 致少年

山楂林

张炜 著



APR 1996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楂林 / 张炜著. — 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6

(张炜致少年)

ISBN 978-7-5397-9522-5

I. ①山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7358 号



ZHANG WEI ZHI SHAO NIAN SHAN ZHALIN

张炜致少年·山楂林

张 炜 著

出 版 人: 张克文

策 划: 何军民 张 怡

责任编辑: 张 怡

封面设计: 于 青

责任校对: 江 伟

责任印制: 田 航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hao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6.625 插页: 6 字数: 10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9522-5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山楂林 /001

花生 /032

战争童年 /044

夜歌 /0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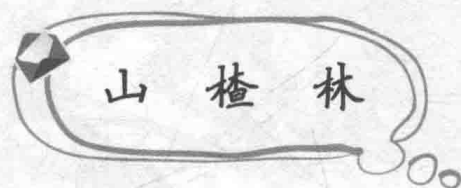
叶春 /107

槐岗 /124

告别 /1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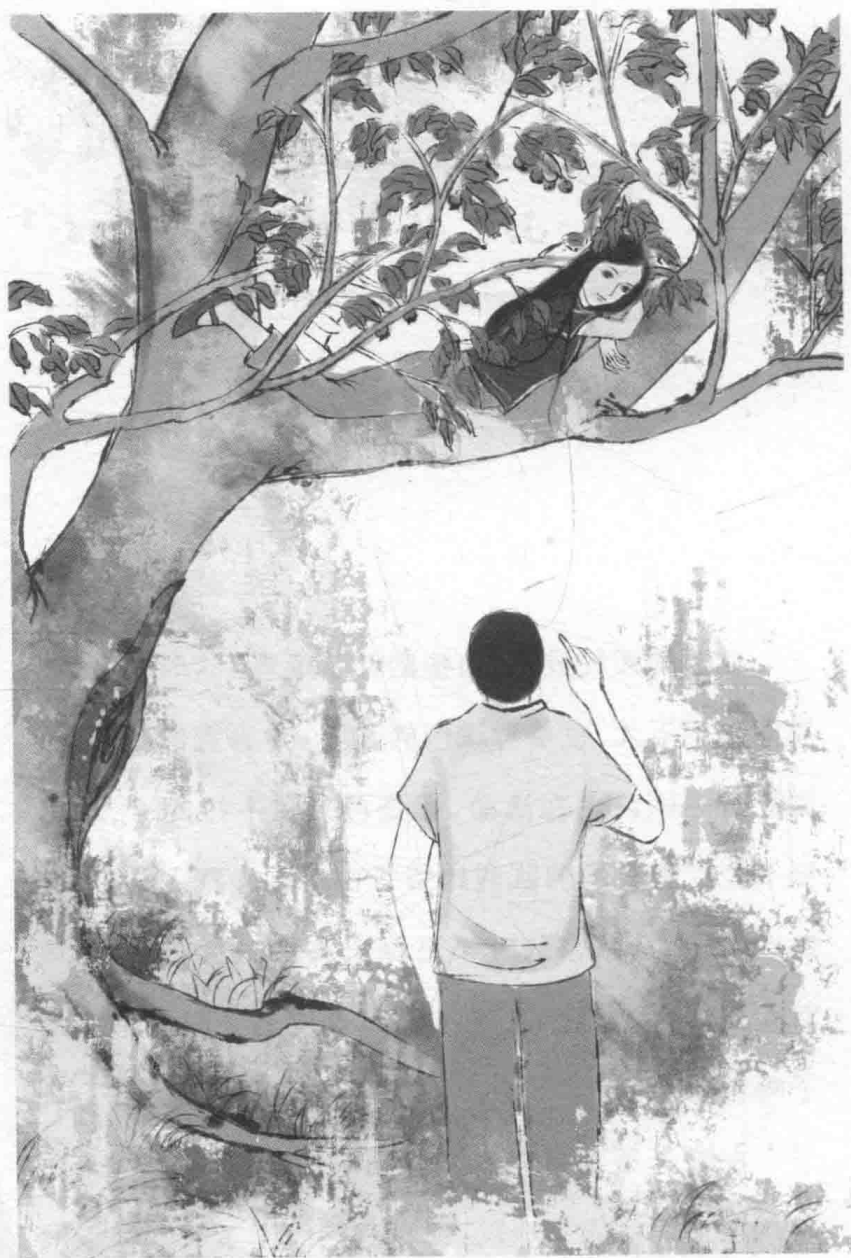
声音 /153

生长蘑菇的地方 /182



夏末的天气最热，山楂的叶子最青。这时候，山楂果儿结下不久，也是青绿色的。在一片青青的林子里，如果有一团红色在活动，那是再醒目不过的了，所以穿了个红衫儿的阿队和她爷爷古凿捉迷藏，净输。她趴在树上，从浓密的叶子里探出头来，丧气地眨眨那双大眼，忽闪着睫毛，问：“你不是说老了眼也不中用了吗？”

古凿老爷爷眯着眼睛笑了……停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下来吧！成天地玩，那盘渔网织完了吗？快织网



去吧。”

阿队听了，不声不响地把头缩回叶子里。她耐着性子在树上趴了一会儿，才怏怏不乐地跳下来，向着林子深处走去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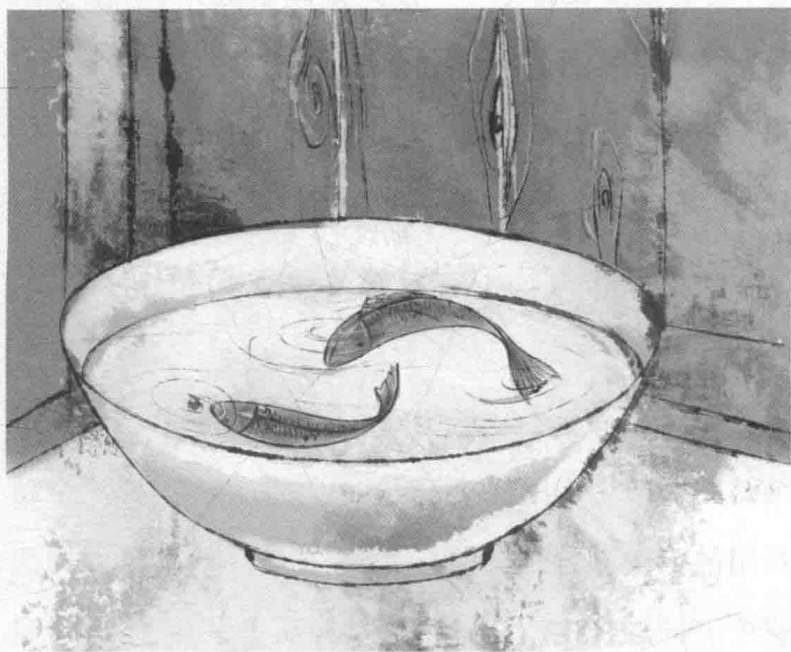
阿队的个子高高的，那已见隆起的胸部意味着成熟；一双清澈的眼睛的颜色比常人深一些，显出美丽的少女常有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淡淡哀怨。头发！多黑多亮的头发啊，密密的、长长的，红塑料发夹都收不拢，散散地搭在背上……但仔细端量起来，会发觉她的身材仍显单薄。她是个小姑娘呀，今年十六岁。

十六岁不能算很小了。在同班同学中，她的个子最高，年龄最大，自己都觉得是个大姑娘了。可是每年放暑假进了山楂林，她又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小姑娘了。

古凿老爷爷常年住在林子里。林子里有一间盖得结结实实的小茅屋，小茅屋里有锅灶、碗筷，有一个睡觉用的四四方方的大土炕，墙上还挂了一杆黑溜溜的猎枪，所以老爷爷总也住不烦。阿队进了林子，小茅屋

就好比遭了劫难，到处整得乱糟糟的。有一次，盛稀饭的大碗怎么也找不到了，古凿一转门扇，发现藏在了门后，里面还养上了两条小鱼儿。古凿生气地喊道：“你还像个姑娘吗？你是个小子。”

阿队每每听到爷爷喊叫，心里就一阵高兴。她这时总不出声地低下头，伸出右手来捏住左手，摆弄着，一边端详一边笑。原来那左手的食指和小指的指甲都染成了红的，胖胖的右手腕上还套了一个红色的线圈



儿……她笑了一会儿，凑到爷爷跟前，平平地端起左手，翘起两个红指甲，说：“爷爷，你看，这不是‘资产阶级思想’吗？”爷爷一挥手：“去！去！……”

只有到了晚上她才能安静下来。她躺在土炕上，默默地倾听屋子外面的声音。唱了一天的知了睡去了，林子里显得沉静一些。小虫虫怎么叫的，蚂蚱在月光下飞行发出怎样的响动，她都知道。夜露润湿了山楂叶儿，然后从叶片上爬下来，啪的一声滴在另一片叶子上，那片叶子颤动一下，又啪地滚下更大的露珠儿，打在又一片叶子上……无数片叶子颤动着，发出一阵淅淅沥沥的响声。不远处的芦青河哗哗地唱着，它在连夜赶路……古凿人老觉少，总是很迟才睡去。入睡他往往想起嘱咐一下阿队：她已经不小了，要学会干活，学会害羞，学会像模像样地站着，等等。

阿队仰躺着，大口地喘息着说：“我睡着了！”

古凿不理睬她，继续嘱咐下去。她烦了，就提起高高的嗓门，用普通话背起了她在学校里学过的课文。

古凿老爷爷无可奈何地“唉”了一声，然后就不作



声了。停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大着声音说：“你等着吧，你哥哥快来度假了，我让他管着你！”

古凿说的“哥哥”，实际上是他当年掩护过的一位游击队长的儿子，叫莫凡。他曾在这儿当过下乡知青，后被招工进城，三年前又从城里考入了大学。莫凡想念山楂林里的老爷爷，这次暑假特意要来老人身边住一些日子，然后再顺路回城——他刚刚给老人写来一封信。

阿队听着高兴极了，一下子从炕上坐起来，喊道：“他真的要来吗？哎呀，我还不知道认不认得出哩，哎呀！……”

天亮以后，老爷爷回村里搬来一捆渔线，往地上一甩，说：“你织网吧，你闲了会手痒。”

她就这样织开了渔网……

这会儿，阿队懒懒散散地进了茅屋，又噙着嘴巴走出屋来，胳膊上套了一捆白白的尼龙丝线。林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远远近近的鸟儿在喧闹。她瞅瞅四周，不知怎么有些高兴，就平平地伸直套线捆儿的胳膊，

另一只手按在腰上，一扭一扭地串着树空儿跑了起来，嘴里还“呀呀”地唱着。

丝线拴在树杈上，小竹梭儿在她胖胖的小手儿里翻开了花儿，一片网扣在胸前飞快地伸展着。织呀织呀，阿队的小胖手儿巧透了！织呀织呀，阿队的眼睛眨也不眨！她织给从身边飞过的小蚂蚱看，织给藏在树叶间的鸟儿看，织给密密的大山楂林子看啊……织呀织呀，一圈又一圈的丝线变成了网，一片又一片的网格儿生出来；织呀织呀，梭儿出，梭儿进，梭儿在指缝里钻、在网眼里穿，在她的小胖手里打转转！她织一会儿笑一会儿，织一会儿烦一会儿，织一会儿想河，织一会儿想鱼，织一会儿想莫凡——莫凡哩，哥哥哩，你来还是不来哩？她最后气得把竹梭儿摔到了地上，又用脚踢了一下……

两天过去了。

第三天他来了！

阿队曾一个人暗地里合计过：等他踏过河桥走来的时候，自己先趴在大路边上的山楂树上，然后噌的



一下飞上他的肩膀……这一天她就果真趴在了树上。可是她往下望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一个显得陌生起来的面孔：肤色比过去白了，眼神也比过去严肃了，添了副眼镜，也添了些密密的胡楂儿。他似乎没有四年前领她进河逮鱼的那个“哥哥”好了……阿队说不上是失望还是惧怕，只眼睁睁地瞅着他走过去，悄没声地从树上滑了下来。

她和莫凡在一起时，仿佛她真被管住了似的，显得老实极了。她回答他的话时，常用的只不过是几个字：“嗯”“是呀”“可不”……说话的时候，两手总在胸前绞弄着，她果然“知道害羞”了！

莫凡对古凿说：“阿队真长成大姑娘了。”

可也只是一两天的时间，她又是她了。说起话来满山楂林都响，始终无拘无束地跟莫凡说这说那，当着古凿的面，就连人家的名字也要挑剔一番：“‘模范’（莫凡）？模范都是评的，像爷爷，队里奖他一条手巾呢！”

古凿笑了。

莫凡笑了。

阿队接着也和解地笑了：“不过名字呗，什么怪的都有，听人说南庄里有个姑娘还叫‘肥蹄’呢！”

她以主人的身份领莫凡转遍了山楂林的每个角落，又到芦青河岸上玩。她指着宽宽的河道对他说：“我能一口气游到对岸。”她见对方有些惊讶的样子，就着急地说，“不信吗？是个晚上，我把衣服搭在树杈上……水真凉啊，冰得肚子老疼，嘻嘻……”

一个早上，她见爷爷把烟锅忘在了小茅屋里，就凑到近前，两手按着膝盖端详了好半天。那烟锅儿是青铜的，黑黝黝的，放在窗台上，闪着奇怪的光。她不知道吸一口会多有趣，就装了满满一锅烟末儿，让莫凡吸吸看。莫凡摇摇头。她生气了：“还男的哩，连这也不敢！”她自己吸了一口，呛得流出了眼泪，她又赶忙放下烟锅。转眼她又瞅见了立在一旁的猎枪，两眼马上闪出了亮儿。她要和他到河边玩枪去，说：“这个也不敢吗？”莫凡被她逗得笑出了眼泪，这时候不知怎么就点头同意了。她让他到河边去等她。





哟，原来猎枪好重哩！她把枪横在肩上，像背个扁担那样，用两只手抓紧了，蹑手蹑脚地走出门来。爷爷不知转到哪里去了，林子里面真静呵。阿队偷了枪，蹲下身子望了望，然后得意地晃动着身子，大步向着西河岸跑去了。哦哦，这是杆猎枪啊，顶厉害的东西呢，今天可要好好看一看！她跑着，兴奋极了，刚望见河岸那片白沙，就呼喊起莫凡来了。但到了沙滩上，她却不让莫凡沾手，只一个人摆弄着，乐得合不拢嘴……

正玩着，突然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她吓得抛了手里的枪！两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……河里的苇丛中，惊飞出一群鸟雀，嘎嘎叫着钻向天空……他们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低头看看冒烟的枪口，这才知道刚才是放了一枪。他们从地上捡起枪来，一颗狂跳的心刚刚稳下来，古凿已经站在他们背后了。他跑得满头大汗，嘴里喊着：“啊呀！你们……”

莫凡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：“古凿老爷爷……”

古凿的脸色有些难看，没有说话，狠狠地盯了阿队一眼，夺过枪来走了……

有了河边这一场，莫凡再也不想和她到处玩了，免得惹老人不高兴。早晨，他起得很早，先背了一会儿外语单词，又开始朗读古文。这倒使阿队觉得很新奇，老是跟在他后面走着。古凿见了，大声吆喝：“你不去织网，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干什么？人家在忙功课呢！”阿队朝爷爷扮了个鬼脸，止住了步子……她搬出丝线织着渔网，要求莫凡就坐在她身边读书。莫凡不停地读着，阿队不停地织着。有一次莫凡读《木兰辞》：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……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。女亦无所思，女亦无所忆……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……”

阿队听着听着，再也无心织网，咬着竹梭儿笑了。

莫凡问她笑什么，她不作声。停了一会儿，她突然站了起来，面向着山楂林，大声地朗诵道：“手里拿镰刀，出来割牛草。老牛爱吃，管饱！管饱！”

因为过于用力，她的脸憋得通红，连脖子也红了一截儿。莫凡连连说：“好听，好听。”又问，“你还会别的吗？”